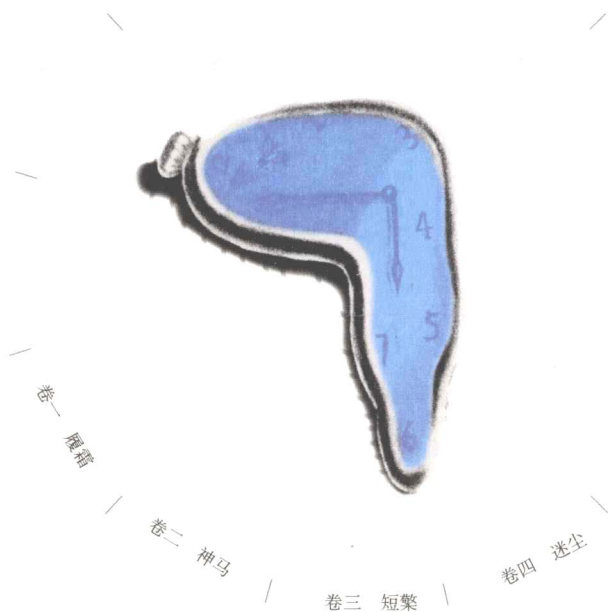


张宗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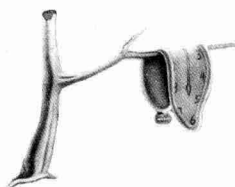
垂钓于时间之河

于滚滚红尘中独品孤独，在简单纯净中分享安逸

旅美作家张宗子在物欲烟火中给读书人献上的最优雅的中国文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垂钓于时间之河

张宗子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垂钓于时间之河 / 张宗子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81110-887-3

I. ①垂...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6584 号

垂钓于时间之河

张宗子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6.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ISBN 978-7-81110-887-3

责任编辑: 王云丽 李 晴
策划统筹: 朱丽琴
策 划 人: 胡竹峰

装帧设计: 知耕书房
责任印制: 陈 如 韩 琳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5106311

新版序

《垂钓于时间之河》(以下简称《垂钓》)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收入赵毅衡先生主编的“海外流散文学”丛书。这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其中所收文章,写于1991年到2000年这10年,大多数是后面3年的作品。

1990年10月,到美国整整两年,我在创办不久的纽约《侨报》找到一份编译的工作,开始了白天念书,晚上上班的生活。1年后,《侨报》增设文学副刊,编辑陈楚年先生热心约稿,鼓励大家“随便写”,我的散文写作,便肇始于此。

初到异国,生活忙乱,业余时间很少,然而还能提起兴致写闲散的文章,只是因为投稿便利,发表容易。楚年兄坐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写好的稿子递过去,或放在他桌上,两个星期后就能见报。那时我还会电脑打字,手写。稿纸质地粗糙,很软,用圆珠笔写字,如赤脚踩在柔嫩的席草上,感觉非常舒服。打字小姐熟悉我的字迹,写得多潦草也能辨认。等到打字稿出来,自己校对,从容修改。想起什么,发排前随时改动,直到见报的前一天,还能在大样上贴贴补补。有这样好的条件,写作的热情自然高涨起来。

报社10年,写了100多篇文章,差不多1月1篇,这样的产

量,实在不能算多。最早写的那些,处在找感觉的阶段,回头再读,心中不忍,多数都被丢弃了。到2000年编选集子的时候,就已经为凑够要求的字数发愁。让自己满意的文字真是太少了。选了50篇,不到总数的一半,还是觉得勉强。大部分篇目,仅有一点或几点可取。

《垂钓于时间之河》虽然是我的第一本书,却非“少作”,文章都是30岁以后写的。30岁之前,除了大学期间屈指可数的几篇抒情散文,别无一物。但因为喜爱《野草》和《巴黎的忧郁》,大学后两年,写了很多散文诗。《垂钓》中的文章,可以看出散文诗的痕迹,其中相当数量仍可算作散文诗,或是和散文诗相近。比如用作书名的那组短文,还有《将进酒》和《为喜爱的组画而作》等,大部分收在第一辑里。喜欢的人,说它们“言皆玄远”;不喜欢的人,觉得“虚头巴脑,不知所云”。事实上,“玄远”谈不上,“虚头巴脑”倒是真的。然而直到今天,《垂钓》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些不标准的散文诗,因为它们是遐想的产物,有对语言的痛快使用,还有个性和自由。

第一本书往往是艰难的,我的也不例外。但事情的达成,却很有几分惊奇。

2000年的时候,我从纽约皇后区的林边小区搬到中国人聚居的法拉盛,已经很久很久。离开林边区的头半年,每隔十天半月,必要回去取信。邮局虽然有更改地址的服务,但不大靠得住。一部分信仍会送到老地方。大半年后,去的次数逐渐减少,1年之后,就不再去。然而这一次,距离搬家已有好几年,坐朋友的车经过林边区,正从原来租住的房子门前驶过,突然灵机一动,想下车看看。于是敲开门,在门后堆放着厚厚的电话号码簿的墙角,一堆没人拿的信件中翻看,居然翻出一封赵毅衡先生两个月前从英国寄来的组稿信。看交稿的期限,只剩下1个月。

回家之后,立即动手清理积存的旧稿。我所保留的,主要是剪报和报社的打字稿,还有杂志的复印件,少部分是手写稿。稿纸一页只有135字,随便一篇文章,就是厚厚一叠,很占地方。报

纸刊用之后，一概丢弃。时间紧，又是第一次编书，兴奋之余，不知所措。为了不让编辑阅读有困难，也想整叠的文稿看上去干净整洁些，就只从有剪报和打字稿的文章中挑选，手写稿暂时放弃。但很有一些文章，明知道有，却找不到。还有的，因为找不到，根本想不起来。

匆匆忙忙，总算如期交稿，但也留下了遗憾。

“海外流散文学”丛书的出版似乎不很顺利。书稿在外飘荡，久久杳无消息。无果而终的事，见得多了，并不觉得奇怪。一年年过去，终于把它淡忘了。

转眼到了2004年的5月。忽一日，在书店工作的高忠兄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出了一本书。我顿时茫然。他在国内图书的征订目录上看到《垂钓》，注意到作者的名字，所以来电询问。听他讲出书名，我想，这样古怪的题目，应该就是我的书吧，否则，哪有那么巧。上网一查，果然。随后和赵先生取得联系，从他那里追问到出版社，证实一切无误。

其时，书已出版了4个多月。国内的报纸上，也有关于丛书发行的消息。赵毅衡先生还接受采访，详论海外中文文学的状况及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我很少上各家报纸的网站，没有注意到有关的报道。

如同当初出人意料地拿到约稿信一样，《垂钓》的面世，也是一个惊喜。

和《垂钓》相比，我后来写的文章变化很大，这是朋友们屡屡告诉我的。他们说，《垂钓》中的文字，比较超脱，似乎看不出生活的拖累，虽然不免感伤和牢骚。或者说，当我写作的时候，人是时常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后来的文章，变得比较沉重，比较浑浊了，再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这样的对比，用我现在喜欢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早年的文字比后来的轻盈。

人生经验总是带来负面的东西。年龄增长，随之增长的不是自信，而是不确定。过去的怀疑没有得到消释，相反，更深重了。我们知道个人的才能是有限的，一个人能做的事其实很少。世界

无论多么美好，它不可能只为了你而存在，因此，你没有权利提出太多要求。鸟要飞，花要盛开，河水要流动，这是自然，也不是自然，自然而然的事仍要靠诸多因素来促成。因此，即使自然而然，还是要心存感激，因为只有在善意中你才得以存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必然属于你，凡有所得，都是额外的福分。

我没有很多理由觉得《垂钓于时间之河》有多好。珍惜它，是因为我再也无法回到当年的心境，用那时的眼光看世界，用那时的态度感觉和思考。那些文字被时光养出一层包浆，沉稳安详，终于成了遥远的梦。它留在过去，而我还在往前走。换句话说，不管好还是不好，我再也不会那样写文章了，正像我不能不再是 30 岁。

2010 年 8 月 9 日

原版序

苏轼曾经说过，“生平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话里不无寂寞之意，但也十分自豪。关于写文章，苏轼还在给谢民师的信中说，好的文章，应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段话众所周知，意思无非就是无羁无绊，随心所欲。

记得在大学时，非常迷恋何其芳的《画梦录》和《预言》，那时也有许多人如痴如醉地读《约翰·克里斯朵夫》。何其芳的东西当然好，罗曼·罗兰呢？尽管有些造作，还不至于落到末流。不过，那些朦朦胧胧、花团锦簇的情绪终于要离人远去，不管它曾经多么令人激动。《预言》劈头第一句就是：“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他能这么说，说明心跳的日子并没有来临，真到它来临时，你已经不再心跳了。

人活得愈久，愈能看到潜伏在深处的更持久、更平淡、更安然不动的东西，知道什么才更值得珍惜，知道举世熙来攘往下的平凡和冷漠是多么可贵，知道有时候有所不为比有所为需要更大的勇气，也知道个人相对于整个世界是多么微小，很多事情多么无能为力。生活不能不面对现实，但同样重要的是，仅仅面对现实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某些夜晚思考生死之外的主题，以及——更多的——说不上是喜悦还是沉痛的东西……

我来美国已十多年，这十多年无论如何要算我一生中最好的光阴，即使仅就年龄而言。这些最好的光阴是如何度过的，几十年后再回首是否还觉得值，这是另外的问题，不需要现在来回答。无可辩驳的是，这些最好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几十篇文章是它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纪念物之一。仅仅由于这一点，我当敝帚自珍。这几十篇文章，虽然时间上跨过了九十年代的整整十年，说实话，大多还都是些散乱的纪录，一些回忆，一些感觉，一些认知。当然，还有的，是一些可能完全无补于世事的诙谐，它们几乎就要堕落到纯粹是一些个人的小玩艺儿了，一些雕虫小技，尽管我希望不至于如此。虽说时间已经过去，然而私心不灭，爱障难消，回头再看，竟恍然有隔世之感，说不出是欣喜还是哀伤。太多的过程，太多的回环往复！没有目的，不知为何。

在岁月的绵延中，无论前瞻还是回顾，人们看到的都是变化。岁月唯一能够带给我们的，唯有这变化而已。我们因为变化而失去很多，同时又渴求变化。人必然希望前进，或者是不由自主地堕落。没有人肯永远在原地踏步。变化的希望使人无法拒绝所有的诱惑，即使知道那可能是一生都难以摆脱的错误，即使知道盼望温暖和亲切不可能如愿以偿。

几乎是冬天了。在冬天，大多数的树都脱尽花叶，在铁青色的天空下伸展着尖利的枝条。树木以自己最简单的形式迎接冬天，仿佛迎接一场检阅。有时你会发现，身边很熟悉的树木，在脱尽花叶之后，竟然那样不同，你甚至怀疑它们是不是原来的树。没有了丰富的色彩和形态，没有了在风中和雨中动听的声音，这些树是如此简单和单调，只有各种舒展和扭曲的粗粗细细的线条。在冬天的几个月里，它们看起来一成不变，比石头还冷静。但无可否认，在这种简单和单调中，还是有一种力量和精神存在，即使不去联想诸如蓓蕾的孕育这些科学的常识，枝条的伸展依然显示了生命的欲望。

认识到简单和纯净是美的，这是我的收获，也是我的解放。其实是一个太简单的道理。安守于这样的简单和纯净么？同时再继续前进？

初写文章的人，很难避免两个毛病，一是矫情，一是夸饰。动机不一定是哗众取宠，下笔时却常常难以自己，因为感情太强烈，因为表达的欲望太强烈，因为自主的意识太强烈，因为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希望他人的共鸣和夸赞。一句话，没有节制。时至今日，在已经认识到简单和纯净的美好之后，我还常常为自己情不自禁的不时的“放纵”而惭愧，我想，在这种固执心理的背后，那默存的愿望，是不肯成熟还是拒绝衰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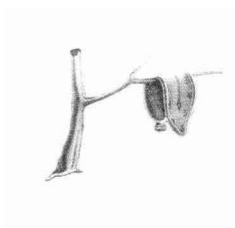
歌德在《浮士德》的献诗中写道：

早已抛开的憧憬又把我抓住，
带我向清静肃穆的神灵仙境。
我颤抖的歌声拿不准音调，
一如奥尔弗斯飘浮的琴声。
我泪水盈眶，一阵阵战栗，
苦涩的心绪终于感受到柔美安宁。
消逝的一切即将成为现实，
而曾经把握的却已永无踪影。

歌德的《浮士德》此时尚未完成，但已经折磨他几十年了。未来的几十年，他还将被折磨下去，直到“永恒的女性”将他沐浴在爱的光辉里，予他智慧和灵感，使他最终得以安息在“神秘的合唱”里。

“消逝的一切即将成为现实，而曾经把握的却已永无踪影”。撇开歌德的“泪水”和“颤抖”，这差不多就是我此时的心境了。

2000年11月10日于纽约



垂钓于时间之河

CONTENTS

目录

001 新版序

001 原版序

卷一：履霜

003 垂钓于时间之河

007 菊花之墙

011 一杯茶

015 将进酒

020 偶然一梦

025 秋山图



030	香格里拉、墨猴与写作
034	悬崖上的浆果
037	门的寓言
040	雨中四章
044	时间与花
049	鱼之乐
052	风景中的树
057	猫头鹰
060	“一斤染”的悲哀

卷二：神马

065	读画和杂想
069	为喜爱的组画而作
072	枫落吴江冷
075	山寺的一夜
078	长城
081	广场
085	苍茫
091	高更的自画像
095	一幅梵高画的传奇
099	偕听贝多芬
104	吴刚与西西弗斯



卷三：短檠



109

病中读书记

113

读书碎语

117

女歌手和作家

121

快乐读报

126

爱情女神

129

弱丧

132

关于死亡

136

萧何与焚书

140

两种曼陀罗花

144

倾听远方的骝鸣

149

超人的变奏

153

牛事二三

156

游戏事业

卷四：迷尘



163

地铁、风雪和城市

168

过眼大乘寺

171

哈林杂忆

176

纽约地铁故事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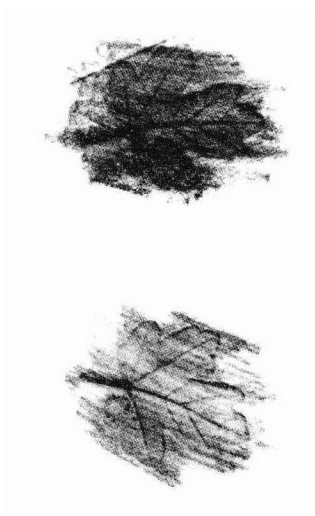
艾瑟

191

算命

196	北京的馄饨
199	记忆之群
209	玩钱琐记
214	日暮乡关
218	回家
227	最后的十一月
234	后记
237	附 琴谱引

卷一：履霜



垂钓于时间之河

一、马骨

从此刻的骨头敲出铜声。隔着肉和皮，沙漠死海中的古卷，隔着翡翠般的沉锈。是此刻的骨头，不是在死后。

死后的铜风化千年，铜锈下没有文字，而沙的声音我分不清。震聩了耳朵，像千万只铜管的狂轰滥炸，我依然分辨不清。或者是五星出东方，那样一点残留的色彩，微薄的朽物完成如此艰辛的承载，铜在原始的金属之光下沉睡为瓦砾。

因为没有雨，没有生命，没有太殷切的注视而鲜艳。

它们全都战栗着。此刻太阳下没有一点影子，出发前的姿态是一个立体的圆。唯一的可能，只能以圆为存身之道，但永远不需要出发了。

铁的膨松显示了从容和良好的教养，铁锈的红色也是高贵的。铜则太专注于适应了，而且自溺于感伤。铜锈的蓝翠凉滑如水，在热辣辣的沙丘之上和之下如此不合时宜。

如洪炉上的一点雪。

听啊，这就是那声音，叩向遗忘和寂寞的。长空澹澹孤鸟没。